七日談（廣東篇）

廣州城市文明發展的見證

蔣述卓

在廣州，有兩處寺院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城市地標，一個是華林寺，處於荔灣區，一個是光孝寺，處於越秀區。兩者相隔路程並不是太遠，卻代表着兩個較為重要的文化起點，是廣州城市重要的文化符號和標識性歷史文化建築。在廣州舉行建城二千二百四十年、得名一千八百年紀念活動之際，回顧並探究這兩座寺院的意義，是很有歷史和現實價值的。

華林寺的前身是「西來庵」。公元五二七年，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間，印度高僧菩提達摩（南印度香至國人）泛海至廣州，於珠江北岸（今下九路）「結草為庵」，建西來庵。登岸處被稱為「西來古岸」，至今周邊街巷皆以此命名，並勒石紀念，建有牌坊為「西來初地」。西來庵經歷隋唐宋元明，傳燈不絕，直到清順治十二年（一六五五年），宗符禪師募資擴建，廣植林木，形成三萬平方米的叢林，才更名為華林寺，並沿用其名至今。

因為達摩是從海路乘船到此的，廣州人的語言中歷來將「過江」稱為「過海」，達摩的「登岸處」雖然是當年珠江河岸的繡衣坊碼頭，達摩從海上登岸也就成為民間傳說。作為禪宗在中土的第一座道場，西來庵標誌着佛教重要宗派從海路傳入中國的起點。達摩走的是廣州「通海夷道」，西來庵的建立是廣州成為「海上絲綢之路」重鎮的鐵證，它是廣州城市文明的一個重要起點。

佛教東來，三國時就存在諸多爭議，當時牟子著有《理惑論》就記載着東土對佛教進入時的多種疑惑。廣州首先接納達摩，並允許他在此傳教授徒，給他的傳法打下良好的基礎。沒有廣州，就沒有後來他北上嵩山面壁，被尊為中國禪宗初祖的可能。達摩到建康（今南京）去傳法，就沒有那麼好運，當權者沒有接納他，他就沒有在那裏立足與發展的機會。可以說「西來庵」不僅書寫了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章，而且深刻影響了中國佛教的走向。作為禪宗的「西來初地」，是廣州一千五百年來作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樞紐的縮影。從西來庵發展到清代華林寺，寺院內還建了五百羅漢堂，曾經塑有馬可·波羅像，說明它依然傳承着海絲文化的包容與交融的傳統。當然，它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，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標識性建築，它承載了中印文明交流對話的記憶。二〇一六年印度總統曾到訪此地，並贈佛像給華林寺，續寫了文化交流的新篇章。

光孝寺歷史又堪稱一部濃縮的嶺南佛教史。三國時經學家虞翻謫居此地講學，其卒後家人施宅為寺，名制止寺（梁朝更名為制旨寺）。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年）定名「報恩光孝禪寺」，簡稱光孝寺。明憲宗賜「光孝禪寺」匾額，沿用至今。

光孝寺的意義在於它是漢傳佛教史上一個石破天驚的轉折點。唐儀鳳元年（六七六年），惠能至法性寺（今光孝寺），聞兩僧論「風動」還是「幡動」，他直言：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」住持印宗聞後大驚，延為上座，後在寺內菩提樹下為他剃度受戒，自此正式獲得僧人身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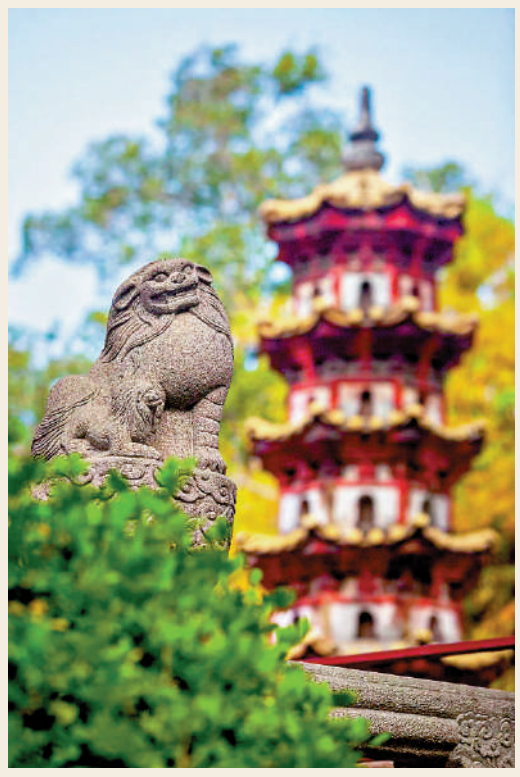
惠能在黃梅得法後，為避同門爭奪衣缽，逃回嶺南，輾轉到了廣東四會、懷集一帶，混跡於獵戶之中韜光養晦長達十餘年。沒有在廣州的正式剃度，就沒有日後登壇說法、弘揚頓悟法門的機會，更沒有他在韶關南華寺開創影響千年的禪宗南派的可能。至今，光孝寺內的瘞髮塔下尚埋藏六祖剃度之髮以資紀念，就是這一歷史時刻最直接的物證。此外，當年受戒處的古菩提樹及後人建的六祖殿，均銘刻着這段傳奇。光孝寺是惠能落髮受戒的「出家之地」，而南華寺則是他駐錫弘法的「祖庭所在」，曹溪之水離不開光孝寺的源頭。

光孝寺的這一轉折性的事件標誌着禪宗從「西來意」徹底轉向「中國心」。這段歷史深刻改變了中國佛教的走向，成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節點，也是廣州城市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節點。

不得不說的是，這與廣州光孝寺歷來就是著名的譯經道場相關。東晉時來自罽賓國（今阿富汗東部、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爾一帶）的曇摩耶舍就在寺中譯經，開創了光孝寺的譯經傳統。後來多位來華高僧曾在此譯經，其中梁朝時真諦法師的貢獻尤為卓著。真諦法師是印度優禪尼國人，與鳩摩羅什、玄奘、不空一起被稱為四大譯經家。他於梁武帝時期到達南海（今廣州），在寺（時稱制旨寺）譯出《攝大乘論》、《俱舍釋論》、《金剛般若經》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重要經論。其中如《俱舍釋論》是小乘論典，是研習部派佛教的重要論著。《攝大乘論》是大乘經典，闡釋「萬法唯識」。《金剛般若經》則是大乘核心經典，闡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修行原則，提出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的空觀思想，強調以無我、無人相狀態修習善法。這與惠能的思想大可相通。比如惠能所講的「明鏡亦非台」和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以及「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」的頓悟修行方式，其來源是佛教大乘學與中國儒家心性思想的融合。光孝寺住持印宗聽了惠能關於「仁者心動」的說法就馬上認可，這與寺院長期以來所傳大乘之法相關。光孝寺地位的重要可見一斑。

西來庵是禪宗初祖達摩的發源之地，光孝寺是禪宗六祖的正式登台之地，惠能在廣州城接續了達摩的傳統，又開創了中國化佛教的嶄新進程，這充分表明廣州歷來便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城市，而且是具有本土創造力的城市。

城市因寺院名勝而富有文化，又因名人而令城市生輝。廣州幸甚至矣。



▲廣州光孝寺一隅。

領舞與舞伴

柳絮紛飛

小冰

我一向佩服那幾個理工科出身的女性朋友，她們以邏輯思維行事，那種理性、大方、幹練、爽快的性格常常令我生羨，引發我在心裏悄悄嘆氣：哎，我怎麼就不行。

洛杉磯天普市廣場上的一個健身舞群，舞伴們熱熱鬧鬧，領舞之一韓波是我的成都老鄉，一所名牌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的教授，夠理工女了吧。而我看她還有點文青。

「左腳起，一二三」，「右手出去，轉個圈」，韓波幹事認真，她和幾個領舞姐妹從網上選出合適的舞蹈，自己先學，學會了才教大家。找舞，學舞，教舞，管理播音器材，在一眾長者面前，韓波調侃自己擅長搞後勤，而大家則看她是當然的頭。廣場上的舞者有來有往，有的跳得老久了，有的過一陣子離開，來者歡迎，走的送上祝福，歡迎再來。

不知道從啥時開始，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一位年紀不輕的印度婦女，身體胖胖的，連走路都困難的樣子，她饒有興趣地觀看大家跳。也不知韓波是怎樣說動了她，她就進到舞隊，跟着動了起來，再後來，韓波就說這位印度阿媽是她的朋友。一句中國話不會說，一個中文歌詞不會唱，一點不懂這些中國女人，但是不要緊，大家對她都笑臉相待，她只需管好自己強身健體的事。慢慢地，印度阿媽上勁頭了，也對韓波產生了依賴。

跟着旋律和節奏，剛開始，印度阿媽只能伸伸手，抬抬腿，站一站，停一停，坐一坐，收工時間一到，就去韓波的車上休息，等待拾掇播音器材的義務司機送她回家。這時，韓波多半在一邊幹活，一邊和大家說點笑點聊點，稍許之後才扔下一句「你們玩吧，我有passengers，先走一步。」Passenger，乘客之意，有時在詞尾加個s，就表示乘客是複數。韓波的乘客是長者，是不開車的舞伴，是來廣場找樂解悶的人。

有一段時間沒去跳舞了，那天再去，呵！發現印度阿媽舞姿見長，精神見好，動作舒展了起來。她明顯比剛來時健美了，臉上有了笑意，表情更好看，動作協調不少，重中之重是她身材漂亮些了，這一點，一定讓她身心愉快。當然，阿媽也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，她特別感激兩位送她回家的司機韓波和雯雯，雯雯是另一位在韓波缺席時接替送阿媽的舞伴。阿媽偶爾會送來一袋芒果，韓波就可能說，「來來來，嘗嘗印度阿媽家自產的芒果」。

唱一唱跳一跳，工作生活之餘到廣場感受社區氛圍，健身舞把大家聚集起來。這是一個快樂的群體，如果遇到社區有聯歡，他們還去湊熱鬧，在天普市圖書館組織的一次社區表演會上，聽說他們拿過獎。

而每天開車義務送長者回家這事，我想，也算一種公益吧！

舒適區

君子玉言

小查

一周之內，從大北疆回京又飛大海南。因天氣原因，飛機備降湛江，四個鐘頭的航程拖了十幾個小時。落地海口又趕上下大雨……早上六點出門，到Connie家已經晚上十點多了。

倒也沒覺得多糟。若不是備降，湛江還不曾來過。我在候機廳東走西看，窗外的天是雷州半島的天，低雲綠野，眉清目秀。特產店裏擺着紅魚乾、蝦醬。機場不大，也並不簡陋。到了海口，去萬寧的高鐵站就嵌在航站樓裏，走幾步就上車了，方便得很。

接下來三天，就是朋友小聚。去沙灘看青皮林，觀摩衝浪；在家燒烤，包餃子，做炸醬麵——特意從北京背了乾黃醬來。打牌聊天，吹吹海風。游泳池在半山腰，面朝大海，游着泳能遠遠望見海和小島，頭頂藍天白雲，林子裏各種鳥叫。晚上坐在室外平台上喝茶，夜風習習，半個月亮斜斜掛着。主打一個愜意。Connie有兩位從美國過來的大小朋友，吃中餐、打球、衝浪，大家用英語聊天。十一歲的混血兒嘟嘟和他韓裔的爸爸都捨不得走了，「Very happy！」「So many good foods」……

越來越喜歡這種不趕路不追景的慢生活了。

我們常常被鼓勵走出舒適區，好像人一輩子就該不斷往外闖，把熟悉的一切拋在身後，去陌生的地方，做難做的事，才算不辜負光陰。自己從前也是這樣，覺得生活有無限可能，要盡可能去體驗。到現在也還是這樣鼓勵孩子們，能飛多高飛多高，能走多遠走多遠。自己也從不給自己設限，依然喜歡「世界那麼大，我想去看看」。

我母親也閒不住。七十歲坐快艇，還想坐海盜船、想學車（都沒被允許），快八十歲還隨我們去夏威夷。

到了一定年紀，人更樂意回到自己的舒適區了。倒也不是跑不動，也不是不想往外跑了，而是更願意按自己的節奏、自己的喜好、聽從自己的內心去選擇。可以像現在這樣，三五好友一招呼，飛到某處，毫無目的地吃吃聊聊；可以找一個新鮮的地方，看看景，發發呆，不被催着趕路打卡；也可以同城姐妹約在老街區的咖啡吧，喝下午茶，八卦人生。這個舒適區，是體感鬆弛，心感親切，爽心悅目。

年輕時候的往外跑，也不是白費的。它給我們開眼界，長本事，把人生的半徑盡可能擴展。那些奔波、折騰、吃過的苦頭、繞過的彎路都算數，它們把你這個人撐開，撐大。跑過的地方夠多了，我們更懂得甄別好與壞，了解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什麼樣子，也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

就像樹往高處長，根往深處扎，長到一定程度，該伸的枝葉都伸出去了，風雨寒暑都經過了，也就長成了自己的一棵大樹。人也一樣，那些年的奔走，用盡極致，把自己長成了自己。

此時的坐得住，與那些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人的坐得住，不是一回事。是走出去又走回來了。這種坐，帶着一種沉靜，一種閱盡之後的從容。就像一本翻到最後一頁的書，不是沒內容了，是所有的情節都安放妥當了。

泳池的水溫涼，只我一個人慢慢游着。太陽正要落下去，抬頭可見天空暖光，林間的鳥還在叫，風吹過來，帶着草木和海水混在一起的氣味。我心裏也像被水洗過一樣乾淨。這種乾淨，是用前半生的忙亂換來的。那些年的趕路、趕場，錯過的、急過的，都成了此刻的靜。

舒適區這個東西，說到底不是地方，是你自己的狀態。它的邊界在心裏。走得越遠，舒適區就畫得越大；經歷得越多，舒適區就畫得越清晰。等到有一天，你可以安安穩穩地坐下，心裏清清楚楚地知道——我可以出去，但我選了留下。這個留下，跟一開始就從未離開過的人的那個留下，天差地別。

備降在湛江機場的時候，我站在落地窗前看了很久。飛機總會飛的，目的地總會到的。晚一點有什麼關係呢，一天裏多出來的這一小截，是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度過的，窗外是從來沒看過的一片天空。

人生很多時候就是這樣。路上的每一段耽擱、每一個繞彎、每一次意外的停留，都是日子的一部分。等到終於抵達的時候，那些曲折也都融了進去，成為你之所以成為你的印記。

或許這就是舒適區真正的意思——不是退縮，不是偷懶，是你把世界走了一圈，然後挑了一個最合適的地方，把餘生安放進去。那裏的每一件東西你都喜歡，每一陣風都讓你紓緩。你坐下去的時候，心裏是豐盈的，安靜的。

我們終其一生的奔波，不是為了一直流浪，而是為了有一天，能篤定地說：我就喜歡這樣的生活，我就想待在這裏，無憾，亦無憂。

◀海南椰風。 作者供圖

AI的色，藝術的空

善治若水

胡恩威

深夜滑短視頻，滑到一條AI生成的「美女」回眸一笑，嘴角上揚角度精準得像用量角器量過，眼神卻空洞得像剛參完《心經》——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我忽然覺得，人工智能與藝術的關係，真該用《心經》來參一參。坊間那些一眼便知是AI製造的短片，正因為太着相：表情典型化，像同一位整容醫生流水線出品；動作生硬，像機器人學人類走路，膝蓋永遠忘記彎曲；鏡頭取景更沒有細心思索，背景虛化得像洗衣機脫水。AI痕跡滿溢，拚命告訴你「我是AI」，結果作品反而空了。

其實，運用人工智能最高的境界，正是人工智能的消失。越了解AI的人，越能把AI用得不像AI。這跟佛家講的「空」有點像：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不着相。AI的「相」一旦消失，作品才可能生出真正的東西。

說到底，AI只是一種新的材料技法，它像當年歐洲畫家拿到油畫顏料，突破了蛋彩畫的局限；也像中國文人拿到水墨，在宣紙上生出暈染的禪意。材料本身不會自動產生藝術，關鍵在於用材料的人有沒有美學根底與技術。

可惜現在很多人用AI，只是拿來模仿AI——輸入幾個關鍵詞，生成一張典型AI臉：皮膚光滑得像剛出廠的塑膠，笑容標準得像受過軍訓。這好比買了一盒昂貴的油畫顏料，結果只用來漆牆；又像得到王羲之的毛筆，卻只會用來簽信用卡。

真正要把AI當作一種「生」的素材，去生出新的優勢，用的人必須有強勁的美學根底。你得知道光影從哪裏來，構圖為什麼留白，表情為什麼要有那一點不對稱。你要懂得在AI生成的完美中，加入人的不完美——那一點呼吸感、那一點猶豫、那一點「不該這樣」的任性。AI負責「色」，人負責「空」，色空合一，作品才不再像AI。

舉個例，AI生成的人像最怕眼神。坊間AI美女的眼神，不是過度放電，就是像在思考宇宙大爆炸，總之沒有人間煙火。但若你懂一點攝影，懂一點肖像美學，你會知道眼神要有一瞬間的失焦，嘴角要有一絲不確定。這些不是AI不會，而是需要人去引導、去挑選、去否定。否定，才是創作。

所以，人工智能藝術的最高境界，不是讓人大讚「這AI太厲害了」，而是讓觀眾懷疑：「這真的是AI做的嗎？不可能吧，AI哪有這麼有人味？」那一刻，AI消失了，作品活了。就像《心經》說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——AI的色相空了，人的味道就生出來了。

下次再看到AI生成的短視頻，如果一眼便知是AI，別急着笑它笨。它只是在提醒我們：工具愈聰明，人愈不能偷懶。AI可以替你畫，但不能替你看；可以替你算光影，但不能替你感受光影。想要AI不成為AI，你得先成為一個真正的人。

到頭來，AI藝術的禪機不過一句：當AI學會圓寂，藝術才開始涅槃。